

欣濶言情·必屬精品

相知是一份心靈
的契合……
年輕的心穿着夏天
的美麗
年輕的心穿梭在
午後的夢

44.572

幻

羽

藍欣濶

臺灣夢幻作家

幻 羽

蓝欣湄 /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是爱·还是系列之幻 羽

台湾 蓝欣湄 著

责任编辑：汪 洋

出 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：230063

发 行：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：蚌埠坦克学院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70

字 数：100 万

版 次：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20000

标准书号：ISBN7-5396-1422-6/I·1317

定 价：98.00 元(全十册)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 容 提 要

爱，让人们产生怜悯，更让人们忘我舍命；
爱让人们不知廉耻地实现占有欲，更让人们疯狂般地追溯那原始的乱伦。

在爱的激流里，有的人获得上升的力量，精神得到了升华；有的人不断地拖他人下沉，直到走进地狱。

凄悲的人生，丑恶的爱筑起了自己的墓冢，
众家鸽在空中鸣叫，鸽子随着主人的去世，凭着灵息的相通，撞壁坠落，在一片白羽中留下血聚成的花环，以祭亡灵，以示爱的纯洁。

东京正是冬天。

潘子安无助地独立于窗前，他在等待，然而等待什么的来临呢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也许只是在等待洁白的雪冲破破铅灰色的天幕，轻轻地飘洒下来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是不可知的，是会奇迹般发生的呢？

潘子安早已不再相信奇迹了。当他被粗暴地架上他父亲的私人飞机，身不由己地降落到东京的机场之时，他的心里就不再有任何的幻想了。而现在的生活更证实了这一点。

黄昏女神在这样的天气里提早来临人间，她那宽大的斗篷轻柔地覆盖在城市的上空。潘子安不用回头，就知道是谁在走进这间房间。

“少爷，该吃晚饭了。”声音谦卑而低柔。

潘子安心中的火却忽地一下升腾起来。

“滚开！什么时候吃晚饭难道还要你教我？什么是该，什么是不该！”

“是，我是蠢才，话也不会讲，请少爷处罚。”

依然是那样的歉卑与低柔。

潘子安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，和这样没有感情，只有躯壳的人说什么不是多余的呢？

他暗骂自己道：“子安啊子安，难道你不是早就领教了吗？你把心挖出来给他们看，希望引起他们的一点同情，得到他们的一点帮助时，他们除了保持那一贯的笑容，又会做些什么？”他苦笑起来。

“一号，你可以走了，现在我不愿意吃东西，我只想独自安静一会儿。”

这些人甚至没有名字，只有番号，潘子安屡屡怀疑他们是否是父亲的公司里最新研制出来的机器人，所以他们没有人的感受力。

可是，父亲、母亲，他们就有人感受力了吗？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了吗？他们不也一样地残忍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少爷，老爷夫人已经打过电话来，问起您有没有用过餐了。他们一会儿还会打来问的。再说，您的身体重要。”

冰冷的声音里找不到任何可商量的余地。

潘子安知道自己如果再拒绝的话，会是怎样一个结果，他来的第一天就知道了。

那天，当他从镇静剂的作用中恢复过来之时，他想用绝食来表示自己的决心。

于是，从一号到五十号，全部跪在他的面前，“男儿膝下有黄金”，这五十份黄金就这样轻易地交出了。

潘子安心中一惊，难道就这样屈服了吗？他心有些不甘。他面对着这五十个男人，也跪下了。

一号很快与二号交换了一个眼色，二号带领五个男人站起身来，退了出去。

没有声音，一切发展到此刻都是在安静中进行的。

潘子安不知他们想做什么。

但很快他就知道了。

男仆们推进五个笼子，每只笼子里装满了鸽子，洁白无瑕的鸽子。

第一只无辜的生命被有力的手抓出来了，没有流血，只是紧捏住它的喙。

潘子安听到自己的心跳。

他最爱的鸽子！

他的双眼闭起来了。

然而他怎么能够同时关闭住耳朵和心灵？鸽子咕咕的叫声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

死寂！

潘子安抬起眼来，满目是白羽翻飞，刽子手和受难者的尸体装满了一整屋。

笼子已完全地空了。

潘子安被一种极大极空的东西塞满了，他一动也不能动。

然而他必须有所反应！

第二批笼子被推进来了，一时大厅里又充满了咕咕的鸣声。

潘子安觉得那些小生灵的眼里满是悲哀，它们的鸣声里满是苦痛。

“放开它们，这与它们何干！”

他的声音嘶哑。

没有回答，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他身上，他于是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，没有反抗的能力，而只有屈从，无条件地屈从！

此刻他也只有屈从。

到底谁是主人？到底谁在主宰自己的命运？巨大的悲哀将他整个地笼罩，他只觉得透不过气来。

也许死亡是更容易承受的？

* * *

台北的夜色已浓。

明往居灯火辉煌，仿佛想独自冲破黑暗的封锁。但是，屋里的人都明白这是一种虚妄，他们连此刻的沉默都无法打破，他们如何可能冲破黑夜的封锁？

“老爷、太太！”张嫂压低了声音，仿佛也被屋里的沉寂逼住了嗓子，但是话一出口，她就感到了巨大的回声，下面的话一下子说不出来了。

潘往存见她那欲言即止的样子，不由燃起了心中的干柴。

“张嫂，有话就说，做什么鬼鬼祟祟的！”

“是，老爷，刚才东京打来了电话，说少爷已用过晚饭了，只是还是吃得很少。”

“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”

宋明明的泪一下子又滚落下来。

“你还哭！都是你，从小宠坏了他，让这小畜生做出这种事来！”潘往存脾气暴躁，讲求实干，又能容忍女人的眼泪。

宋明明噤嘴了一下，终于还是把话收回去了。只是收不回泪去。

周雯轻轻喊了一声：“潘伯伯！”

潘往存的目光落到她身上，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小雯，我们对你不起！”

周雯是个乖巧的女孩，她知道在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

候又必须等待。

这一次她在等待。

“小雯，我们一直把你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。”

“伯父、伯母对我的好，我会永远记在心上。其实，自从父母不幸亡故后，若不是你们的细心呵护，无微不至的关怀，我怎么会有今天呢？”

潘往存感到下面的话更难开口了，但是他必须亲口交待。如果小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这一番话，她会怎么想，又怎么做？”

“我们拍急电要你中止伦敦的学业立刻赶回来，是因为家里出了一件丑事！”

“丑事？”周雯心中一惊。

这次回来，她始终没有看见子安，难道他出了什么事？

潘往存看出她眼里的紧张与焦急。

“是子安——”

果然是子安！

“他，他前一个礼拜回来对我们说，他恋爱了，想娶一个女孩。”

周雯的心一下子收缩了，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。

猛地，她一惊。

不可以，不可以哭，在这样的时刻，她必须镇静、大度，明年她才有权从潘往存那里得到父母财产的处置权。她无论如何都必须隐忍潘家给她的一切打击。

她是一个很现实的女人，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她成熟得很快。

她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。

“潘伯伯，虽然我很爱子安，但是，爱一个人就应该希望他幸福，如果他真的找到了他所爱的女孩，那么我祝他们永远快乐。”

“小雯！”宋明明的眼泪止不住地又垂落了。这正是她想说的话，如今却被在这场纠纷中受害最深的人说了出来。

她叹息着摇了摇头：“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的。”

潘往存的声音又开始沉稳起来，最难出口的话已经出口，周雯的态度又这样合作，现在他有信心处理这件事了。

“那个女孩叫裴依如，是一个非常红的舞女，我们家可以娶任何一个清白的女子，但怎么可以接受一个舞女！这件事如果传开去，一切都完了。”

周雯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。

“子安怎么可能爱上一个舞女？他从来也不喜欢那种声色场所，对舞女只可能敬而远之，这难道只是一时的冲动和发泄？”

“起先，我们也这样想，认为年轻人胡闹一阵也就过去了。谁知道有一天，他居然对我们说，他要和那个舞女结婚。”

“我们晓之以利害，无奈他只是听不进。居然还想方设法地要逃出去。我们只好把他送去了日本。但是，他显然还不肯悔改。”

说到这里，潘往存又一次躁怒起来，“叭”地一声，用力拍打着椅子扶手，站起来，忿忿道：“我真恨不能打开他的脑袋，看着那里头到底是怎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”

一听这话，宋明明不由地激伶伶打了一个冷战。

“伯父，不要这样生气，那会伤身子的。”周雯柔声安慰道。

“我和子安年龄相仿，我很了解他的个性，也许是因为我

们给他的压力太大，所以激起他的抗争心来，想反其道而行。如果我们顺着他的意思做，也许他反而很快可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。”

“什么，你要我们同意这样一门婚事？这怎么可能！”

“往存，你安静一下，听听小雯把她的意思说全，好不好？”

周雯对宋明明微微一笑。

“谢谢，伯母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爱情就好比昙花一样，少得可怜，即使有，也往往只是一现，瞬时就消散了她的美丽，我相信子安的心里是有激情的，但用他全部的生命去点燃这样的爱情，又能维持多久呢？”

“更重要的是，裴依如这样一位风尘女子，是否也有同样的激情呢？如果两个相爱的人，心中所点燃的火焰不是一样的持久，总有一个会被爱火所灼伤。痛过以后再回首，他的心中还会那样狂乱，不顾一切吗？”

宋明明仍不太明白，潘往存却是完完全全地听懂了。

“小雯，我们不是没有想过这些。但是，她已有身孕了。”

血一下子冲上周雯的脸颊。这出戏，她看得更清楚了。宋明明是一个无用的摆设，只会哭着要她的儿子，别人怎么样，她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想，她那简纯的脑筋也想不出什么，而潘往存却不同了。这只狡猾的狐狸！他想用裴依如的孩子来牵制自己，使她永远无法真正掌握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这些年来，利用周家的财产，潘家的财富增长了多少倍！这当口，周雯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当机立断。

“潘伯伯，孩子是否一定是子安的骨肉，这一点非常难说，而如果裴依如利用他来锁住子安的心，以此来勒索，那恐怕不

“太好办吧？子安这么年轻，您难道还担心他将来抱不来孙子，叫您爷爷吗？”

潘往存的心里一权衡，发现只有这样做，才可以解决目前的矛盾。

“好吧，小雯，这件事就这样解决。”

“不，潘伯伯，千万不可以用暴用，不然子安会记恨您一辈子的。只有让裴依如心甘情愿地离开才好。这件事我来做吧。”

“小雯！”

“放心吧，毕竟我们之间有过婚约。我不会轻易做错什么，让一生的幸福溜走。我太爱子安了。”

周雯忽然发现自己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是动了真情。天哪，感情的事是多么难以说清道明啊！她需要再考虑考虑这件事，它把她爱与恨的交战提早了。

她开始感到战斗前的亢奋。

回到自己房里，周雯就感到一阵晕眩。她无力地倒在床上，思绪几乎凝固，只有一个声音在心头不断地回响：

“子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怎么忍心就这样离开我！”

忽然她听到窗台上有咕咕的鸣声。抬头望去，不错，正是那一对信使，“小雪”和“冰儿”。

周雯轻轻地走过去，温柔地抚摸它们纯白的背羽。

鸽子在她的手指下安静的享受着这份爱怜，亲密地低鸣着。

周雯的指尖传来了温热的感受，送她的鸽子还在她的耳畔，送鸽子的人却又在何处呢？

她的泪无声地滑落。

潘子安从小就喜欢养鸽子，奇怪的是，他只养那些纯白的，没有一根杂色羽毛的。他不在乎品种、鸽子的好坏，只要是纯白色的就一律当作宝贝。

他宠它们，就像父母宠他一样。

他亲自给它们喂食，亲自给它们洗澡、梳理羽毛。鸽子病了，他会着急地给它们找药，耐心地守候，不幸有鸽子亡故的日子，也就是他发愣、流泪，没有笑容的日子。

真正的是以鸽为友，他呼唤得出每一只的名字，他甚至为它们吹一夜的笛子。

周雯有的时候甚至嫉妒它们。

她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有多少次，她望着这些白羽的鸽子，有杀死它们的渴望，这实在太简单了，只要捏住它们的小嘴，只要那么一丁点儿的力量。

但是她不敢。

潘子安将对鸽子们长时间的凝望读成了另一种意思，他以为她也喜欢这些无瑕的小生灵。于是，他们成了好朋友。

潘子安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他一旦对你好，你就始终可以感受到他的情谊，但既不太多，使你厌倦，也不太少，使你遗忘。

在她去伦敦的前一天晚上，她已经躺下了，子安却来敲她的房门。

一见到他，周雯的眼泪就止不住了。

潘子安站在门首，柔和的灯光在他身后形成一个美丽的晕圈，他的双手托着两羽鸽子。

好不容易，他才说出话来。

“小雯，这是我最心爱的，现在送给你。我想，你如果有什

么消息要给我，它们一定会冲破千山万水的阻隔，带着你的音信回来的。”

周雯的心里说不出的感动。

现代的通信技术已经这么发达，有什么需要用鸽子来传递呢？但是，这两只鸽子所传递的，不正是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东西吗？

第一次提笔的时候，她足足花了一个晚上。千言万语，如何能只浓缩在几句话里表达呢？

放飞的时候，她心里满是虔诚，就像一个第一次做她的宗教功课的小女孩一样。

漫长地等待是令人心酸的。

当鸽子的咕咕声重又响起在她的窗台上时，她几乎怀疑这是否是一个梦。

子安居然在一小片薄薄的纸上写下了这么多字！周雯不得不拿着放大镜读。一边念，一边笑，一边哭。

就这样，他们的通讯网建立起来了。

无数次，她担心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使他们的信使无法安全抵达目的地，但每次，它们都归来了，带着对方的信。

渐渐地，周雯开始宠爱起它们，只是她无法请它们带信给远在日本的子安。那是它们从未知晓的另一条路。

这条路的两头，各自联接着些什么呢？

* * *

周雯看见自己穿一身红色的衣衫，走过一条阴暗的长廊。

“子安哥，子安哥，你在哪里？”

她寻找着他，然而长廊似乎永走不到头，而且是那样的阴暗。

她听见自己的语音里带着哭腔。

“子安哥，你在哪里？”

忽然，隔着浓厚的阴暗，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。

“他在花园里，小姐。”

周雯高兴起来，一蹦一跳，花园一下子在眼前了。

满地的阳光。

潘子安正在那里忙忙碌碌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

“子安哥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他依然不停地工作着，而对她的问话，头也不抬地答道：
“我在准备飞。”

“准备飞？”

潘子安抬起头来。

“瞧，我把这些线绑在鸽子身上，它们飞起来的时候，就能带着我一起飞了。”

周雯看见他的眼睛好亮。

“你骗人，你飞不起来的！”

潘子安低头又继续工作了。他坚决而肯定地说：“我可以飞起来的！它们会带着我飞起来的！”

仿佛为了证实他的话，鸽子群呼啦啦地升腾起来。子安竟在它们的牵引下飞升！

“小雯，这下你信了吧！”

她感到他的声音是无可叙述的欢畅。

“子安哥，带我一起走！”

她跳着张开双手。

“不行，你穿着红衣服飞上去，会被烧死的。再说，你的小辫子太重了，带不动的。”

他的声音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远。

周雯恨恨地扯着她的两根长辫子，眼里泪光点点。

“你就忍心这么看他走了吗？”

忽然一个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。嘶哑、低沉，分不清是男是女。

“不，我要他留下来陪我！他答应过要陪我玩的！他说谎！”

强烈的愿望，竟使她不在意这个声音的恐怖。

“那么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！”

“我抓不住！”

子安和他的鸽群只剩下一个小点了，周雯心里满是绝望。

“子安，子安，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！”

周雯猛然惊醒过来，发现自己的睡衣全湿透了。

她听见自己的呼吸声，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沉重。

忽然，她整个地抽缩着一团。她感到暗夜里，她的房里，有一双注视她的眼睛。

周雯的目光不敢和它们交接。更多的汗水渗出来。她感到人发冷，舌头感到一种苦味，她平躺着一动也不敢动。

许久，她听到门的把手轻轻转动的声音，她的眼角瞥见一件黑袍的角倏地飘了出去。

一切又恢复平静。

周雯却依然感受得到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她，一双看不出任何感情来的眼睛。

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啪地打开了电灯——屋里除了她以外，别无一人。

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

一切是否仍是一个梦？

一想到梦，那个梦的情景重又浮现上来，清晰得仿佛电影的重演。

周雯忽然打了个冷战。

她想起来了，这个梦很久以前她也曾做过，一模一样，只是没有那么长。当时她梦见子安在那里绑住鸽子，说他要飞起来，于是她就惊醒了。

她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了火。

确切地说，是她闻到了烟味，呛人的烟味，打开门去，于是看见火光。

她的鼻子一向非常灵，她总认为那是上天对她的一种补偿，因为她的视力从一生下来起就似乎开始下降。几乎每个人见到她的人都会感慨，上天给了她这么美的一双眼睛，却不肯给它们活起来，流动起来的机会。

周雯对此已不再伤感了，再说，伤感又有有什么用呢？更何况上天已在她的鼻子上补偿了她。和她那挺拔的鼻子相衬的，是它的功能。

所以，那一夜醒来，她立刻闻到烟味。

那时她还只有七岁，梳着两根长长的辫子。

她跟着烟走，于是走进了那间有火的屋子，她奇怪在这样浓烈的烟幕里居然有人还能怡然自得地睡着。

她想起来了，躺在那里的是子安，年长她两岁的子安。

她用力摇他、拍他，可是他就是不醒。

他仿佛坠入永恒的梦中。

她很害怕，但仿佛也坠入梦中一般，发不出声音来。

梦常常是安静的。